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九十六回 親姊妹逃奔商水縣 師兄弟相逢白沙灘

且說東方弟兄，見著打更的頭目，只顧說話，稍一疏神，東方清肩頭上，被于奢叫嚷打了一鏢，栽倒在地。又被韓天錦在頭顱上狠命一腳，踢了個腦漿迸裂。東方亮見兄弟已死，心如刀絞一般，打算著要逃命，不料被金槍將于義，在腿上嘍咚打了一鏢，身子往後一栽，摔倒在地。于奢、韓天錦掄腿又要打將下去，于義攔住說：「留他的活口。」史丹、龍滔那裡肯容他起來，過來用繩子將東方亮四馬倒攢蹄的捆好。蔣爺也趕奔前來，此時一看，已沒有東方亮的餘黨。這時，徐良在台上遠遠看見有三個人直奔西北，看著面熟，當時想不起是誰。前面兩個俱是武生相公打扮，後面一個是壯士打扮。按說徐良眼睛最毒，只要見過一次，隔過三年二載，都是想得起來的。這三個人就是面熟的，又一細想，忽然想起來了。見後頭那人身上背著一張彈弓，是金弓小二郎王玉，前頭兩個定是兩個姑娘。原來王玉同著打播的一齊出來，趁亂之際，一抽身復又回去，直奔紅翠園，見了二位姑娘，先問妹子玉仙打算怎麼個主意。姑娘說：「就是我昨天那個主意。三哥，你出西門打聽打聽他們擂台事情，吉凶如何。」王玉出了西門，可巧正碰見臧能。臧能知府紗帽也歪了，玉帶也折了，教一個班頭背著他飛跑。王玉問擂台情況，臧能就把擂台上事情，始末根由說了一遍。王玉說：「大人疾速逃走要緊，不可久待。」知府教人背著回衙去了。王玉回到紅翠園，就把知府的話，又加上些個利害言語，說總鎮帶來多少兵將，也是拿大哥來了。姑娘一聽，也就無法，只可同著他逃難去罷。王玉又說：「要走我們還是得快走方好。」玉仙說：「姐姐，咱們要同著三哥走路，他是個男子漢，我們大大不便，要依我的主意，咱們女扮男裝。」金仙說：「使得！」兩個姑娘摘了頭上釵環，洗去臉上脂粉，耳朵眼用白蠟捻死，薄底靴子塞上棉花，蹬好靴子，穿上汗衫襪衫，箭袖袍，戴上武生巾，帶上些散碎銀錢，肋下佩刀，鏈子錘鏈子禦單有兩個紅綠口袋，二位姑娘俱都帶好，另包了三個包袱，全是金珠細軟，替換衣裳。王玉背上彈弓，挎上彈囊。姑娘吩咐婆子丫鬟，各自逃去罷。二位姑娘同王玉一出西門，看擂台之人東逃西奔，四下亂跑。玉仙迎著打聽，那人告訴別往那邊去，擂台上的台官被人家活活的打死了，東方亮被人拿住了，東方清被人打死了。姑娘聞聽此言，怔了半天，王玉催逼快走，玉仙無奈，直奔西北。心中一想，姐姐她從了王玉，明是兄妹，暗是夫妻，自己如今孤孤單單，無依無靠，活著也無意思，死去倒也乾淨。我倒想拚出這條命去，見姐姐不大願意，必然是怕死，再說王玉又是個外人，只可另行打算便了。直往前走，天色已晚，迎面一片大葦塘，全是旱葦，玉仙見有從裡面出來之人，回頭說：「三哥，咱們從哪股道過去？天色可是已晚了。」王玉說：「就從這葦塘穿過去，外邊可繞了道了。」玉仙說：「這個葦塘沒有道路，還不定有水沒水。」王玉說：「二弟沒走過這裡，你看那不是出來的人嗎？」王玉在前，玉仙跟著金仙，身臨切近，果然裡邊是挺寬的道路，遠看是葦葉搭著葦葉，亂哄哄的，進了葦塘，由南往北，走到裡面，共有五條岔路口，全都可走。這片葦塘周圍有兩頃多地，叫趙家葦塘。三人一進葦塘，不料山西雁早就認出他們，料著三個人必要逃竄，自己遠遠跟下來，不敢身臨切近，怕被金仙、玉仙看見，皆因懼怕兩個丫頭的鏈子傢伙。容他們進葦塘，他趕將進來，走在五個岔路口，心中一盤算，不知他們走哪股岔路，眼看天色要晚，聽馮淵說他們要奔商水縣，必從正北出去。一橫心別管對與不對，往正北追趕。出了正北葦塘一看，再找三個人，蹤跡不見。一想他們沒從正北，必從正東，不然就是東北，自己一扭身，又要進葦塘，忽見艾虎從裡面出來。小義士在擂台上，見三哥由正北下去，就知道三哥必然有事，他也就追下來了。跟著徐良進了葦塘，也走正北，出了葦塘，二人正碰在一處。艾虎說：「你上這裡作什麼來了？」徐良就把金仙、玉仙改扮男裝，同王玉三個人逃竄，追至此處不見了的話說了一遍。艾虎說：「天色已晚，這兩個丫頭也成不了什麼大事，我們先回去罷。」徐良點頭，復又從葦塘舊路出來，直奔擂台。

且說蔣爺見拿住東方亮，大家會在一處，馬龍、張豹、胡小紀、喬彬、于義過來，都與大眾見禮。于義過來把東方亮那支鏢起出來，收在兜囊之內。展爺見眾人全不打了，只有于奢、韓天錦二人拿著兩條大腿亂磕，當玩意兒一般，倒打起來了。蔣爺教邢如龍、邢如虎把他們勸住，二人把兩條腿一扔，過來見禮。總鎮大人過來請罪，連四個偏將童仁杰、童仁義、張成、董茂，皆因未拿獲三個人，全上前來請罪。蔣爺說：「你們何罪之有？還有許多事情，非大人不能辦理。」白雄見蔣爺這套言語，這才放心。蔣爺叫他派兵將團城子裡面男女俱都放將出來，把門封鎖，然後至裡面查點財產，東西開寫清楚，聽候旨意。叫展爺帶領四員偏將兵丁等捉拿知府，把晃繩上馬匹解將下來，叫他們大眾騎上，投奔知府衙門。又叫總鎮派人，把擂台上傢伙，金銀鏢錠，查點明白數目，暫且交總鎮衙門。所有擂台前死的這些人，全叫拉在一處，准其屍親認屍。是團城子餘黨死了白死；是瞧熱鬧的，給一口棺材，二兩埋葬銀；是看熱鬧的若帶重傷，給銀兩兩，輕者五兩；是團城子裡人不給。團城子餘黨，挖一個大坑一埋。又找掛號的那個小官，早就遁去。展南俠連總鎮，並留下這些兵丁，全照蔣爺這套言語辦理去了。

蔣四爺復又回身問那窮漢說：「我們的事已完，問問足下，貴姓高名，有什麼難心之事，說將出來，我們好與你分憂解惱。」那人未曾說話，一聲長歎，將要說他的事情，忽見外面艾虎、徐良進來。蔣爺問兩個人上哪裡去了，徐良就把金仙、玉仙同王玉逃竄的話，對蔣四爺說了一回。蔣爺道：「讓他們三個人去罷，我們先辦這個事要緊。」復又問窮漢，那人含淚說：「我乃湖廣武昌府江夏縣玉麟村人氏，姓劉名士杰，外面人稱義俠太保。」艾虎說：「你等等，你們鄉親有一個范仲禹范大人，你可認識？」那人聽到這裡又一聲長歎，說：「那個人再不要提起，喪盡天良。」蔣爺問：「怎麼見得？」劉士杰說：「我父親在時，開著一個廣聚糧店。皆因那年恩科，范大人一家三口，一貧如洗，是我父親借給他們盤纏，還有一匹黑驢。不想他進京，得中頭名狀元，由中狀元之後，就算到我們家裡報了一回喜信，後來連片紙沒見。至今聽說他得做了尚書，我們是音信不通。眾位請想，豈不是喪盡良心麼？」蔣爺說：「這內中必然有事。你為何弄得這般狼狽？」劉士杰說：「從小的時節，我不愛習文，盡好習武，請了幾位教師，都是平常，可巧我們鋪中新來了一個打雜的伙計，這人年過六旬開外，極無能的老頭子，誰也看不起他。這日我在鋪中吃飯，叫他盛飯，他把碗拿起來給我摔成粉碎，還說：『伺候老掌櫃的可以，你怎麼配叫我盛飯！』我也沒動氣。那日我剛倒好了茶，他拿起來就喝，我也沒動氣。他連試了我幾次，那日晚間才說了實話，他是一身的功夫，所以，我的本領全是此人教的。」徐良問：「此人到底姓什麼？」劉士杰說：「姓吳，叫吳永安。」馮淵過來說：「原來是師弟到了。」劉士杰問：「師兄貴姓？」馮淵說：「我姓馮，你聽見過沒有？」劉士杰說：「你就是聖手秀士馮淵大哥嗎？」馮淵說：「正是，方才我說你像我們本門中招數，還是我這眼力不差。如今師傅還在與不在？我由四歲離開師傅，只如今音空信杳，你必然知道師傅的下落。」劉士杰聽他是師兄，先給師兄磕頭，然後又道：「武藝學會，我師傅就故去了，埋在我家墳墓之旁。我師傅就有一個姪子，名叫吳貴，外號人稱精細太保。以前見過的時節，就知道他與人家護院，後來我去找他送信，哪知找尋不著。及至回來，連我們鋪子，帶我們家，失了一把天火，燒得片瓦無存。只可尋親覓友度日，半年光景，這日到江夏縣城內找一筆賬，不料見著我的師兄吳貴。他在縣衙當了一個班頭差使，把我收留在他家內，住了半年有餘。他有一個從小收留下的乾兄弟，複姓尉遲名善，由九歲撿了來的，長到九歲，那一身的功夫，全是他教的。到了九歲上，那尉遲善常常的調戲鄰人家女子，人家告訴我師兄，就打了他一頓，兩個人從此結仇。後來又有一個鄰家之婦，是個淫婦。他那晚住在這婦人家中，又被吳貴看見，次日回來，吳貴把他捆上一定要殺，是我苦苦的哀求，這才饒了這廝，把他打了一頓，整整的兩個月才好。不料他傷一好，不將恩報，反將仇報。這日我同著我師兄從外面回來，天有三鼓，回家一看，我嫂嫂、姪女盡被他殺死，留下名姓逃出去了。我師兄急得口吐鮮血，只得報官相驗。第二天，東門殺死一個婦人無頭，第三日殺死一個婦人無右手，縣老爺升堂，與我師兄要案犯，把我師兄活活的氣死。縣老爺又要能人辦案，快壯兩班班頭把我公舉出去，把我師兄的差使給了我。我黏著閃批文書在山東見過他一次，沒把他拿住。如今我又奔在此處，連一點影子皆無。」蔣爺說：「你黏著閃批文書，你不會上各州縣要盤川去呢？」劉士杰說：「我一概不懂。」蔣爺說：「我自有主意。」不知如何辦法，

且看下回分解。